

力爭上游



傳自頓盛華·爾克布

譯果思



美國文庫

UP FROM SLAVERY

BY BOOKER T. WASHINGTON

力爭上游

UP FROM SLAVERY





力爭上游

——布爾克·華盛頓自傳

思果譯 今日世界出版社



UP FROM SLAVERY

By Booker T. Washington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Hong Kong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61

5th Printing December 1974

力爭上游

——布克爾·華盛頓自傳

著者：布克爾·華盛頓

譯者：恩果

封面：李維陵

出版：今日世界出版社

香港尖沙咀郵箱五二一七號

菲中文化出版社承印

馬尼拉信箱第一五一號

定價：港幣三元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第五次印刷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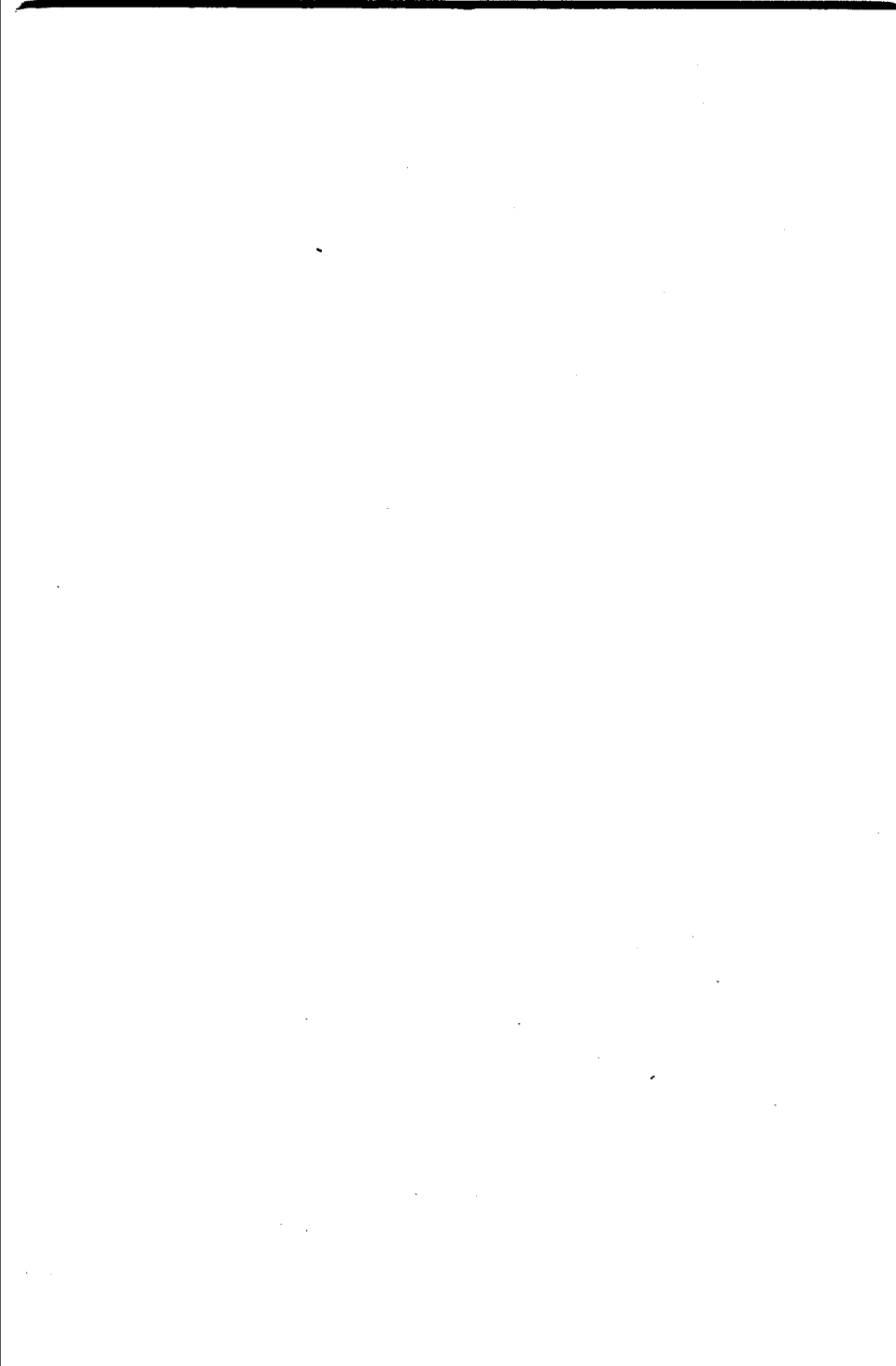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奴隸之子	六
第二章	童年時代	一七
第三章	求知心切	二七
第四章	助人求學	三八
第五章	重建時期	四七
第六章	紅黑人種	五三
第七章	辦學伊始	六〇
第八章	筆路藍縷	六六
第九章	夙夜匪懈	七四
第十章	無米之炊	八二

第十一章	發揮自助	九〇
第十二章	集腋成裘	九七
第十三章	公開演講	一〇七
第十四章	賽會講詞	一一七
第十五章	演講秘訣	一二八
第十六章	歐洲之遊	一四三
第十七章	最後的話	一五六

序

本書中的各篇曾在展望雜誌連載，所記皆我生平遭遇，首尾銜接，現在彙爲一編。在這些文章發表的時候，國內各地不斷有人來信，要我印成專集，以便保存。這種信紛至沓來，使我受寵若驚。茲商得展望雜誌之同意，准我出版單行本，以鑿衆望，我非常感激。

行文的時候，我盡力平鋪直叙，絲毫沒有加以粉飾。所引以憾的是，我竭力想寫的文章，竟寫得很不像樣。我的大部份時間和精力要用來主持特斯克基師範工業學院，還要籌措必需的款項，以維持這間學院。書中所寫，多成於火車上、旅館裏、火車站上等車時、或校務稍可偷閒之際。承麥克斯·班奈特·斯拉希爾先生熱心鼎助，使本書生色不少。



力爭上游

第一章

奴隸之子

我生下來就是一個奴隸，住在維基尼亞州富蘭克林郡的一所大農場。關於我出生的確切地點和日期，我並不十分清楚。不過無論如何，我猜想必於某地某時出世。盡我的能力所及，我知道我生在十字路口的一所郵局附近，那地方名叫海爾氏灘，那一年不是一八五八，就是一八五九。我根本不知道是那一個月，也不知道是那一天。現在我能回憶的最初印象，是大農場和奴隸區——所謂奴隸區，就是大農場裏奴隸住的木屋的所在地。

我的生活就是在最悲慘、最淒涼、也最叫人氣餒的環境中開始的。不過，這種情形並不是因為擁有我的人特別殘酷，他們比起別的許多奴主來，并不過份。我生在一間典型的圓木小屋裏，長約十四呎，闊十六呎。在這所木屋裏，我和我的母親及一兄一姊同住，直到內戰之後，我們都已獲得自由的時候為止。

關於我的先人，我差不多什麼也不知道。在奴區裏，甚至到後來，我聽到過許多黑人普遍地談起，奴隸由非洲被人用奴隸貿易船運到美洲，一路上所受的非刑。這些人當中，當然有我的母親這一系列的祖先在內。我想找一些關於母親上一代的歷史的眉目，始終沒有成功。我記得，她有一個異母的哥哥和一個異母的姊姊。在奴隸時代，對於家世和族譜很少有人注意——這當然說的是黑人族譜。照我推測，我的母親引起了一個奴隸買主的注意，這人後來就成了我的奴主，也是她的奴主。她之來到這個奴隸家庭，其重要性正如新添了一匹馬或一頭牛。關於我的父親，所知道的甚至比關於我母親的更少。我甚至於不知道他的姓名。我聽到別人說，他是一個白種人，靠經營附近的大農場爲生。不管他是誰，我從來沒有聽到有人說過他對我有絲毫關注，或者畧盡教養的責任。不過我也不特別怪他。他不過是美國那個時代不幸建立的那種制度下，另一個不幸的犧牲者罷了。

那所小屋不但是我們的住處，也用來做大農場的廚房。我的母親就是大農場的廚子。小屋沒有玻璃窗；只在一旁開了洞，讓光綫射進來，也讓冬天寒冷徹骨的風吹進來。小屋有一扇門——其實不過是叫做門一類的東西，可是門的樞紐安的不穩，門上的裂縫又大，更不用說門很小了，因此種種，使這間房子住起來非常不舒服。除了這些開敞的部份以外，還有房間左右下角開着的「貓洞」這是內戰前維基尼亞差不多每一座大廈或小屋都有的裝置。那個「貓洞」是個七吋長、八吋闊的方口子，開了讓貓在夜間隨意進出的。就我家的小屋來說，我永遠想不透爲什麼要這個洞，因爲起碼有半打的地方，可以讓貓出入。我們的小屋裏沒有木頭地板，光光的泥土地就算是地板了。泥地中央是一個是又大又深的洞，洞上蓋了板，這是冬天用來收藏山芋的。在我的記憶中，這個山芋洞給我留下了清晰的印象，因爲我記得，在放山芋進去，和取山芋出來的過程中，我常常弄一兩隻到手，把它烘了，大快朵頤一番。我們的大農場裏沒有燒飯用的爐子，我母親替白人和黑奴做飯，

只用一隻敞口的灶，多數在深鍋裏，和長柄矮腳小鍋裏煮。這間構造簡陋的小屋，冬天叫我們受凍，夏天爐子裏的熱氣，也同樣令人難受。

我的童年就在那間小木屋裏度過，和成千上萬的其他奴隸過的生活都差不多。白天我的母親當然很少有時間可以照管她的子女，訓練他們。她一大早在動手工作之前，夜晚在做完一天工作以後，抽一點空照料我們一下。我記得的最早的事情當中，有一件是我的母親有一次在深夜燒了一隻雞，叫醒了她的孩子們，就只爲了讓他們吃一個飽。我不知道她是那裏弄來的雞。不過我假定，這隻雞是從我們奴主農莊裏弄來的。有些人也許說這是偷竊。如果這件事在現在發生，我自己都應該責備這種行爲，稱它做偷竊。但是若就當時的情況而論，就其動機而論，誰也不能使我相信我的母親犯了偷竊罪。她只是奴隸制度下的一個犧牲者罷了。就我記憶所及，在釋奴宣言宣佈我們的家庭自由以前，我從沒有在床上睡過覺。三個孩子——我的哥哥約翰、姊姊阿曼達和我——睡在污穢的泥地上的草墊上，或者說得更正確一些，我們睡在污穢的泥地上一堆齷齪不堪的破布堆裏。

不久以前，有人要我把我少年時代的運動和消遣說一說。在沒有人問起這個問題之前，我想也沒有想到，在我一生中竟從來未曾有過專心從事遊戲的時期。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差不多每一天的生活中總爲辛苦的工作而忙碌；雖然我想，我如果有時間去玩，我現在一定是更有用的人了。在做奴隸的時期，我還沒有長得夠大，沒有多大用處，但是大部分的時間，仍然是花在收拾院子、提水給田裏的男人，要不然就到磨坊去。因爲經常每星期一次，我送穀子去磨。磨坊離大農場約三哩之遙。這件事我真害怕。把沈重的穀子口袋抬到馬背上，兩邊平均分載着；但是不知什麼道理，半路上穀子會移動，弄得兩邊不平衡，從馬背上滑下來，常常我也跟着跌下來。我氣力不夠，不能把口袋再抬上馬背，只有等候，有時要等好幾個鐘頭才碰到有人經過，才能幫我解決困難。在等人

來的時候，我總是哭哭啼啼的。這樣一耽擱，到磨坊也遲了，等我把穀子磨好，回到家裏，已經是深夜了。那條路很荒涼，常常經過叢密的樹林。我總是嚇得要命。據說樹林裏滿是逃兵，他們告訴我，逃兵遇到單身黑種男孩的時候，先動手幹的一件事就是割下他的耳朵來。還有，我回家遲了的話，我知道一定要挨一頓罵、或者一頓鞭子。

我在做奴隸的時期，根本什麼教育也沒有受過，雖然替我的女主人背書包，我也有幾次走到過學校的門口。好幾十個男女小孩在課堂裏上課的情景，在我的腦筋裏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覺得進了學校，照這樣讀書，和進樂園也差不了多少。

照我現在記得的，我最早知道我們是奴隸，知道奴隸的自由正在討論之中的情形是這樣的。某一天還沒有亮母親把我驚醒了，她跪在地上俯視兒女，同時熱切地祈求林肯和他的軍隊打勝仗，以便有一天她和她的兒女可以獲得自由。關於這件事，有一點我始終不明白：整個南方的奴隸對於書報根本一無所知，何以能夠準確地徹底知道這件舉國騷然的國家大計呢？從賈禮森、羅夫卻以及其他的人開始鼓吹自由起，所有南方的奴隸和這一運動的進展，始終保持密切的連絡。雖然在內戰準備期間和進行期間，我還只是一個小孩，現在回想起來，還記得我母親和別的大農場上的奴隸，喜歡在夜間交頭接耳討論的情形。這些討論證明他們了解當時的情況，他們靠了當時稱爲「謠言」的電報，不斷獲得事件發展的情形。

在內戰中，當時林肯初度競選總統的時候，在遙遠的我們的大農場上——這裏離任何鐵道、大城市、或日報發行的地方都有好多哩，奴隸們都知道爭論的是什麼。等到南北的戰事發生，我們大農場上每一個奴隸都覺得，也都知道，雖然別的問題也在討論着，主要的一個是奴隸問題。在這個遼遠的大農場上我們這個種族裏最無知的人也在心裏覺得，如果北方的軍隊獲得勝利，奴隸的自由

一定是戰爭的一大收穫，他們對這一點把握十足，絲毫不存懷疑。北方的每一勝利、南方的每一敗績，他們都密切注意，無限地關心。常常奴隸得到戰事的消息比白種人還早。消息總是從派到郵政局拿信的黑人得來。在我們那裏，郵政局離開大農場約有三哩遠，郵件每星期來一次或兩次。派到郵局去的人總在那裏逗留一些時候，聽取在那裏的白人在收了信以後，討論最近發生的事情，把談話的大意聽清楚才去。取信人在回到我們的主人家的時候，一路上自然會把他聽來的新聞，在奴隸間傳播，這樣一來，他們常常比住在「大屋子」（主人的屋子）裏的白人更早聽到重要的新聞。

我記得在我幼年和少年的早期時代，從來未曾有過全家坐在桌前，先求天父降福，然後照文明人的方式吃一頓飯的事。在維基尼亞大農場中，甚至後來，小孩子吃飯和啞吧畜牲差不多。這裏吃一片麵包、那裏吃一小塊肉。有時喝一杯牛奶，有時吃一些番薯。有時家裏有些人從長柄矮腳的小鍋或者深鍋裏吃，而另一些就把食物盛在洋鐵盤子裏放在膝上吃，常常什麼也不用，就用手拿食物往口裏送。等我的身材長得相當高的時候，我被派到「大屋子」裏去，在吃飯的時候用滑車拉一大疊紙扇趕蒼蠅。很自然地，白人談的話大多數是關於自由和戰爭的，我也就聽了很多到腦子裏去了。我記得有一次我看到我的兩個年輕的女主人和一些女客在院子裏吃薑餅。那時候，那些餅對我說來絕對是我所見過的最誘人，最值得弄到手的東西了；我在那時那地方下了決心，如果有一天我獲得了自由，我能夠弄到薑餅，照我看到的那些太太們的樣子吃薑餅，我最大的願望也算達到了。

當然，戰爭拖長下去，許多白人也常常發現，連他們吃的東西也不容易弄到了。我想奴隸們感覺沒有東西吃的苦，比白人要輕些，因為奴隸平時吃的不過是玉米麵包和豬肉，這些東西大農場可以生產；可是，白人吃慣了的咖啡、茶、糖、以及其他的食品，卻不是大農場生產得出來的，而且當時戰事造成的情形，常常使人無法弄到這些東西。白人因此每每大感苦惱。烘焦的玉米用來充餵

啡，有一種黑糖漿就用來代替糖。許多次根本就沒有東西可以用來把這種所謂茶和咖啡弄甜。

我記得，我穿的第一雙鞋子是用木頭做的。鞋的上部倒有粗皮革，但底卻是木頭的，約有一吋厚。我走路的時候，鞋子就發出叫人害怕的響聲，除此之外，這雙鞋子穿在腳上極不方便，因為它對腳的壓力，一點讓勁都沒有。穿這種鞋子，樣子難看得出奇。我的身份是奴隸男孩，被迫要穿麻布襯衫，這可是最叫我受罪的了。在我住的地方，奴服多用亞麻，所用大部分是亞麻的廢料，當然是最便宜、最粗糙的那一部分。我很難想像有什麼非刑，也許除了拔牙吧，可以比得上第一次穿一件新的麻布襯衫那樣叫人疼痛難忍。這種疼痛差不多和被一打以上的栗子的芒刺、或者上百根細的針尖刺在肉上所經驗到的一樣。甚至到今天，我仍然很確切地記得穿上這些衣服的時候，我所受到的磨折。我的肉柔軟、細嫩，所以更感覺疼痛。可是我沒有辦法。我要穿就是麻布襯衫，除非不穿；如果聽我揀的話，我情願什麼也不穿。關於麻布襯衫，長我幾歲的哥哥約翰對我有過一段最仁厚的舉動，值得一提。有好幾次，我不得不穿一件新麻布襯衫，他好心替我先穿幾天，等這件衣服磨軟了一些再給我。在奴隸之間，雖至親骨肉，也是聞所未聞。一直等到我長得相當大了，這種襯衫還是我唯一的服飾。

從我上面說的話之中，別人也許以為我們這一種族對白人懷着惡感，因為多數白人都去打仗了，如果南方打勝了，結果仍然要使黑人做他們的奴隸，這是事實。以我們這裏來說，奴隸的情形並不如此；而且在南方奴隸中，大部分受到相當尊重的，也不如此。在內戰中，我的一個少主陣亡，兩個受了重傷。我還記得奴隸聽到「畢利少爺」的噩耗傳來，當時所感到的悲傷。這並不是假慈悲，而是由衷感到的。有些奴隸餵過「畢利少爺」；另外有些在他小的時候，和他玩過。在工頭或奴主痛打奴隸的時候，「畢利少爺」替人求過情。奴區內悲哀的情緒僅僅次於「大屋子」罷

了。在兩個少主受傷回家以後，奴隸的同情在好多地方表現出來。他們和受傷的人的家屬一樣，急於幫着看護。有些奴隸甚至要求讓他們夜間侍候那受傷的主人。身為奴隸的人而肯這樣厚道、有同情心，完全是因為他們天性仁慈、慷慨。白種男子出征去了，爲了保衛留在大農場上的婦女和兒童，奴隸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男主人出外了，那個被選定住在「大屋子」裏的奴隸，大家都覺得他是有面子的。任何人要想在夜裏傷犯「小姐」或「太太」，先要把那個奴隸害死了才能下手。我不知道這種情形有幾個人知道，不過我想，無論在奴隸時代，或在獲得了自由以後，我們這個種族的人辜負別人特別託付的事，極爲罕見，這一層千真萬確，終會有人發見的。

在戰前以及戰時，我們的同胞不但通常不對白人懷恨，而且黑人在戰後很週到地照顧他們從前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的例子很多，因爲這些主人變窮了，要依賴別人了。我就知道好些黑人許多年來，一直拿錢給他們從前的主人用，使他們免於受苦。我還知道另一些黑人甚至幫助從前的主人教育他們的後人。我知道在南部大農場裏，有一個年輕的白人，是從前那農場的東主的兒子，因爲嗜酒，家產蕩盡，失去自制能力，成了一個可憐虫；可是，大農場裏的黑人儘管自己很窮，許多年不斷把生活必需品供給這個年輕的白人。有的人送給他一點咖啡或糖，有的人送給他一點肉，諸如此類的。只要是黑人有的東西，沒有一樣是捨不得給「湯姆老爺」的兒子的；只要任何直接或間接認識「湯姆老爺」的人還在當地，便絕不能看着這位少爺受罪。

我說過，我們這個種族的人辜負別人特別託付的事是罕有的。我知道一個很好的例子。不久以前，我在俄亥俄州一個小城裏碰到過一個從前在維基尼亞做過奴隸的人。我發見這個人和他的主人在釋奴宣言兩三年前立了一個契約，大意說：這個奴隸獲得准許，可以把自己買下來，每年付若干金錢贖身；在他出錢買自己的時候，他喜歡在那裏工作、替誰工作，都可以。他發見他可以在俄亥

俄州賺到大一些的工錢，他就到那裏去了。等到自由來臨，他仍然欠他的主人三百塊錢左右。儘管釋奴宣言已解除他對於主人的一切義務，這個黑人仍然步行一大段路，回到他的舊主人所住的維基尼亞，把全部欠款連利息，一分不少地給了他。這人和我談到這件事的時候，對我說，他知道他用不着去還債，但是他與主人有約，而他是從不食言的。他覺得，他不把約好的事實踐，就不能享自由的福分。

從我說到的一些事情上，也許有人以為，有些奴隸並不需要自由。這是不確的。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不要自由的人，也沒有看到過一個願意重做奴隸的。

從我心底裏，我可憐任何國家，或任何人羣團體，不幸陷於奴隸的網羅裏，不能自拔。南部的白人使我們的種族為奴，我久已不存怨恨他們的心思。在我們美國，沒有一個區域的人應該對奴隸制度的開端負完全的責任，此外，這制度中央政府承認了多年，也予以保護。凡是一種制度，一旦和國家的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連繫，要想把它取消，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雖然，等我們排除了自己的偏見，排除了人種的情緒，正視事實的時候，我們必須承認，儘管奴隸制度是殘酷的，不義的，本身或祖先受過美國奴隸制度之苦的，住在美國的一千萬黑人，在物質、智識、道德、宗教各方面，都比全球任何一地同等數目的黑人強，而且更有希望。美國黑人本身或祖先受過奴隸制度的教訓，卻不斷回到非洲傳教，教導那些留在祖國的同胞；由此可見美洲的黑人進步到什麼程度。

我說這個話，並不是認為奴隸制度正當——相反地，我認為這個制度是不對的，因為我們知道，在美國，這個制度的設立，是因為有人自私，想發財，並非為了傳教，而是叫人注意一件事實，並且透露上蒼常常利用人和制度，來達到一個目的的情形。現在人家問起我，在那看起來絕望地叫人灰心的情況之下，何以我對這個國家裏我的同胞的未來，能有這樣的信心，我就提醒他們，上蒼極